

便，然舟楫往還，到底費時；況吾之意，不在於海，而在於山，苟吾樂山，則終無可遊之士，豈盡驅天下之人而皆放諸海乎？

夫香港既以山水著，則山之可遊者，何可勝數？今以「山鄉」言，宜取「燕岩」以代表四方山，取「嶺上」以代表石屋山，取「昂平」以代表金字塔山（亦稱大金鐘），取「橫山脚」以代表橫山頭及八仙嶺，取「花香爐」以代表青山與膝頭嶺，取「下鹿湖」以代表極東羣山。又以「瀑流」言，宜取「大埔石澗」以代表大帽山之陽，取「梧桐寨瀑」以代表大帽山之陰。又以「水塘」言，倘取其途程近，隣市區，實應因地制宜，加意經營，闢「大潭羣水塘」與「香港仔上下水塘」為天下無雙之「水塘花園」。衆所周知，這裏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地利具在，只缺人工，可不勉歟！

### 三、加緊建設

或疑香港山水，美則美矣，恐不足與域外山水相較量，誠如是，則請以潘飛聲先生之文以實吾說：

「……抑余航海之歲，入薩克遜島喀徑，觀飛瀑；登瑞士湖雪山，探流泉。眺域外奇譎大觀，山林清冷，猶懸心目，以視斯潭，曾何足異？……」

潘飛聲，為十九世紀末香港名報人，語見「遊大潭篇記」，作於一八九六年（此由作者所推算，潘文全篇可參見羅香林著「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」頁一九二）。夫以「大潭」一隅，則足與「域外奇譎大觀」相媲美，這是何等直截了當的說法！又據近人霍逸樵先生言，彼西籍友人中，有豐富的環球遊歷經驗者，於年前來港，一見淺水灣，則曰：

「彼日內瓦湖亦不外如是！」

夫淺水灣之富麗，半由人力，半賴天工，今欲境內將有無數的「淺水灣」，則應從加緊建設始！

建設，建設，萬事皆有待於建設。嘗試言之，今之樂水者，驚濤駭浪，跨一簡陋之漁船，「馳騁」於大鵬灣之中，浮沉於中國南海的岸邊，以六十年代的今日，

仍度其「農業社會」式的「遊程」，這是何等的令人難堪呵！

第一、爲了「戒毒」，我們可動用龐大的經費，去經營石鼓洲；爲了四百萬市民的康樂生活，我們何以不能運用一半的，同等的，或超倍的經費去經營上述衆多的遊覽區呢？何況四百萬市民之外，還有每年盈千累萬的不遠千里而來的外賓，我們不能等待了，我們應該趕快做！

第二、對於上選的旅遊區，其爲「陸」者，開公路，其爲「海」者，築碼頭，營機場，配以飛翼之艇，氣墊之船，直昇之機，必以「大鵬灣不難，翼船往還瞬息間」爲有力的號召，則天下之美，當在於此。

第三、上選各區，宜即築以東方式的亭臺，配以畫棟珠簾的院舍，治園圃，畜麋鹿，朱欄曲水，四岸鮮花……，公開給大眾遊覽，此中將有指點不盡的嬌美！

### 四、一張白紙、一幅素絹

這裏謹以圖照十幀，作爲本文的結尾。雖說十幀照片在於幫助說明「香港山水」之真可愛，但它所蘊涵的真義尚不止此，這十幀照片其實是：等同一張白紙，一幅素絹，看我們全港的有識之士，在白紙、素絹中，能夠畫出，能夠繡出什麼花樣來！



約始於一九七四年，距李文發表後八年，今兩

塘地區闢爲正式的郊野公園，距李文發表後爲十一年，由此應知，天下間一善意一擬議之成，不可能成於俄頃，成於旦夕，必須經過一段時期或甚而一段極長的時期，始獲實現。然終

無損於初意。由此當知，今天野外月刊對於種

，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過程吧！

種野外有關事項，常有切實的意見，則此意見未必見效於俄頃，但終必有其實現的一天。今之視昔，亦猶後之視今，因此，請大家隨時留意，本刊所發表過的一切擬議，其實現的早遲

編者按：下文原稿「附錄一」「附錄二」係採自李君毅「香港山水」第一集秀麗體鉛字排印毛版本。該書原文並附說明照片多幅及示意地圖，今從略。

### 附錄一

附錄二篇，其一係應香港華僑日報之邀，爲該報四十一週年報慶紀念「專題撰述」而作，發表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；其二係應邀出席該報爲報慶紀念而召開的「旅遊事業座談會」的紀錄稿，與上文同時發表。因思所言皆與本書的旨趣，有密切的關係，特附錄於此（文前華僑日報編者按語悉仍其舊），使世之讀者，於今後本港「境內旅遊」事業的進展，急緩遲速，規模得失，足資印證焉。

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

李君毅識

## 加速拓展「境內旅遊」區域芻議

李君毅

近數十年來，本報自始則致力於「境內旅遊」事業之倡導，於「旅行」言，編專刊，出手冊，印叢書，鼓吹不遺餘力。方今風氣大開，境內旅遊，儼然爲四百萬市民康樂生活之一環，本報同人，深引爲慰。去歲冬月，當局曾發表拓展旅遊計畫書，論者紛起，除「開路」一項外，衆皆信其可行。今李氏茲篇，係應邀爲本報報慶而作，文中於急需發展之地區，多所論述，尤值港人之參考。謹綴數言，以爲紹介。

——編者

### 一、後之觀今，亦猶今之視昔

在一九三八年前後，提起下列幾處地方，一般人都感到陌生：

清水灣

銀鑛灣

東涌

青山

錦田

新銀潭

在一九四八年前，提起下列幾處地方，一般人都感到陌生：

南丫島

西貢墟

塔門

南涌

雞翼角

寶蓮寺

林村谷飛瀑

銀鑛灣「海屋」於一九五〇年落成開始營業；「大澳、昂平、寶蓮寺聯運遊覽」，於一九四九年十月由油蔴地小輪公司試辦舉行，事前還要在報上大事宣傳；一九五五年二月，唐社行友九三人集體首次旅遊塔門，老實實稱之曰「塔門探險」；「雞翼角」三字之見於旅遊指南者，始於一九五〇年「港、九、新界旅行手冊」（吳淞陵編著）初版之時；「林村谷飛瀑」的照片，始見於一九五一年上述手冊的第二版；一九四六年九月，油蔴地小輪曾試辦香港、榕樹灣（南丫島北段）航線，結果因業務不如理想而停辦；此一段時期，西貢墟雖有巴士行駛，但車次每隔七十五分鐘才一班，路面窄，只供單行，自用車要駛入西貢，事前還得「申請」。西貢墟經已這般隔膜，大網仔、北潭涌更莫論了。再說「南涌」能給少數人認識，那還是「新銀潭」稍有有人去旅行（以「唐社行友」開其端）以後的事，「荔枝窩、鎮

羅盆」更莫論了。

在一九五四年前後，提起下列幾處地方，人們依然感到陌生：

糧船灣

流浮山

赤徑

大欖涌

石壁

葛量洪爵士在香港總督任內，曾擬議建設「糧船灣」為衛星市鎮，當年報章傳揚，一般人多不知「糧船灣」究竟在什麼地方；至於今天流浮山的「客似雲來」，那是公路暢通以後的事，赤徑的為人知曉，那是近十年來「塔門線小輪」通航以後的事，而其後兩大水塘的興建，才直接間接地使「大欖涌」（水塘成於一九五七年）和「石壁」（水塘成於一九六三年）的大名，不脛而走，也從而成為一般人所渴望一遊的風景區。

就算今天，祇於「境內旅遊」的人，每每喜歡達人講述：吉澳、平洲如何富麗；印塘海如何像個湖，湖水漣漪，份外嬌美；大浪四灣、浪茄灣沙細如粉，水清如玻璃；獨牛洲、大小鴉洲、龍鼓、沙洲僻處孤高，情調特異；東南水城，六洞天成，穿梭流連，百遊不厭——話雖如此，但所得的反應，大多都很冷淡，到底冷淡的根源是在什麼地方呢？第一、方位不知，第二、交通不便，第三、所欲遊覽的地區全無適應遊憩的「建設」，既欠修飾，亦乏賴以點綴的事物！即此三點以論，實無使人「趨之若鶩」的可能，社會學上有「自由活動空間」（FREE MOVEMENT SPACE）之說，港九市區的地狹人稠，已是無可否認之事實，若果出門言遊，永遠停滯在厭厭悶悶的幾處地方——如沙田，如梅窩，如粉嶺，如元朗和石澳……則一般市民慨歎「天下雖大，其可供活動之空間，竟如此之小」，那我們也實在不能不加以同情的了。

必欲使香港全境，縱橫四百方英里之內，濱海之區，山野之場，秀水之鄉，無一不是可居可遊的樂土，在

### 附錄二

## 康樂旅行是社會教育重要的一環

李君毅

康樂性的旅行，它的好處，人盡皆知，但又好像不知。

這話怎麼說呢！今以「反非」（我一向認為飛仔、飛女的「飛」，應寫作「非」，而「非」，而不是「飛」的「飛」），「防非」、「滅非」等事為例，時人煞有介事地討論了不知多少年，徒託空言，而「非仔」、「非女」却越來越多。我們鼓吹「境內康樂性旅遊」的，憂心世患，「先知先覺地」，早就指出了這一點，我們的話怎麼說呢？

「以香港境內天賦山水之厚，如果當世教育家，洞明香港山水之真美，衡度世風卑劣之所由自，大倡境內旅遊，臨水登山，培養情性，則：自由活動空間可以擴大，民衆身心健康可以增進，萎靡腐化的惡習可以革除，而「休閒教育」亦可以藉此康莊大道而獲得極大的發展，……這不是一舉而十得嗎？」

很明顯的，青年人在課餘業餘以外，還有旺盛的活力，而通常要轉移這些活力去作有益之事的，有三大部門：一要廣設博物館和圖書館，二要廣建運動場和體育館，三要引導他們去旅行，如遠足、爬山、單車旅行等等。而上述三大部門中，第一種是屬於靜的，第二、三

兩種都是動的。從經費言，首兩種需要龐大的經費，惟第三種則消「費」最少。可是，不管那一種，我們都沒有辦好，別的不說，單講「康樂旅行」，偌大的一個都市，只有兩、三大團體，作定期（每週或兩週）性的活動，其他則零星星星，無組織，乏領導，而當局亦絕未想到要加以應有的扶助。此刻游泳季節，大羣青年湧到西貢各海灘去，湧到大嶼山銀鑛灣以外的各海灘去，試問那一個海灘是有設備的，這種輕而易舉的扶助工作都沒有辦到，怎可以使青年人樂於去作正當有益的活動呢？從另一方面看，有些人正忙著做些什麼事呢？他們忙著要如何在嶼山設賭場，設跑狗場，總之，忙著要「開賭」。

一方面聲嘶力竭，高喊「反非」，（「滅非」才是積極的，「反非」只是消極的），一方面却盡力於如何加緊去「養非」，背道而馳，社會之混亂，全在於此。總之，我們在此一階段，不管有無扶助，必須廣泛地提倡康樂性的旅行（包括學術性的）：報紙雜誌，應多開專欄專刊，談論旅行，出版社應多出幾本（絕不抄襲的）專書，專上學校，社會團體應加強遠足旅行的活動。必須如是，才能在「移風易俗」上，盡一點當盡的力量。